大學衍義補

百五十七之六十

漢書門
類 二五一二 號
九一 函
一二 架
六〇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五一二 號
二九九 函
一 架
六〇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12
冊數 60 (60)
函號 299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七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上

易乾元亨利貞

程頤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

淺草文庫

贅註

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朱熹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臣按乾之三畫萬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

句句是聖人句句是乾道何后人之煩析也○六龍惟天子當之今云六龍人人可乘何其妄也三可躍而四可惕有是理乎然又以羣字化六字恐泥於所見也

萬世義理之宗在天則爲春夏秋冬在人則爲仁義禮智流行於天地閒則爲元會運世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曰卦下之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萬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

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矣

朱熹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此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臣按自古言君德者必曰乾乾即天也乾之所以爲乾者以有元亨利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

居天之位必備乾之德然後足以體天而立極焉必能貫天德於始終時乘六陽以行天道斯爲乾德之元亨必能全萬物之性命首出庶物以致太平斯爲乾德之利貞

此節亦無天道人道之別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程頤曰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

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
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
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非君子之至健
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朱熹謂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説天德之
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説人事之
當然乾之文言雖通上下而言然其於人君之
身尤切乾有四德以元爲衆善之首人君必體
元之德以君長乎人然後合乾德而盡君道焉
有此衆善於身而嘉其所會利宜於物正而又

固焉。故其於禮也。无所悖。於義也。无所乖。於事
也。有其幹。何者而不出於衆善之元乎。是則禮
也義也事也。皆善也。而元則爲善之長焉。夫人
必備衆善之長。然後能爲衆人之長。上體夫天
德之元。中體夫人心之仁。四端萬善。皆在乎所
體之中。萬姓兆民皆在乎所長之下。則乾之德
不在天而在君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程頤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又曰。人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况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朱熹曰。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又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臣按。乾之六爻。皆以龍為象。蓋龍之為物。稟至陽之精。神靈莫測。變化无窮。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之消息焉。然是龍也。始而潛。繼而見躍。又進而為飛。則當五位。則是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易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皆莫有過於此爻者也。是以自古稱頌人君者。必

曰飛龍九五焉。九五之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是言聖人有德有位。制禮作樂可以有爲。此其時也。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也。是言聖人居上臨下得時行道統治萬民。此其象也。又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是言聖人體元長人以天之德居天之位。此其事也。夫乾之六爻。何者而非天德乎。而五爲天位。乃天德之得位者焉。然是天德也非一端也。天之德卽乾之德。乾之德卽聖人之德。故又贊之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朱熹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由是以觀乾之爲德。大矣。備矣。无以加矣。然此七德者。人君固當全備而無虧欠。然就其中七者而言。而此剛健中正四者。尤爲其要者也。又就四者而言則剛健二者。尤其要也。又就二者而言。則剛之爲德。乃陽之本體。乾之大用。而於君德尤爲至要者焉。臣願

九五飛天之大人。本乎剛以爲德。有剛以爲體。則

有此一節少不得知進退一節盡不失其正乃是天且弗違之實事也

其用也无不健矣以剛爲體以健爲用事之行也必由乎中事之立也必本乎正心心在焉事事而思之極深研幾而必求至乎精義入神之地則七德備乎已而凡所謂元亨利貞之四德脩之而爲德行發之而爲德業何者而非乾德之流行者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程頤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朱熹曰大人卽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臣按上天下地而聖人居乎其中日月之代明

四時之錯行。鬼神之顯微。聖人无一而不與之合焉。所謂合者。豈區區然以效法比並之哉。蓋聖人居天位。備天德。心與天通。道與天契。一念合天。何往不濟。況地者天之對。而日月爲天地之精華。四時爲天地之運動。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其大者既合。則其他無不合矣。天既合矣。是以心神運動。天人合同。視於无形。聽於无聲。先天之意而有所爲。非有意於求天之從。而天自不能以違我也。承天之意。與時偕行。因其時序之常。而制爲時措之宜。無非以奉乎天而已。是則先於天而天不違我。後乎天而我不違天。自非聖人德合乎天。何以能先後於天而相與之和同也哉。然則未至於大人之地而居大人之位者。何以致其力哉。亦曰公而已矣。朱子所謂蔽於有我之私。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則非公矣。天者公而已。聖人無私。亦天也。此其所以與天合歟。既公矣。又何加焉。曰敬。既敬矣。又何加焉。曰勤。公以主之。敬以持之。勤以行之。則吾心與天心合。而不梏於形體之私。而與之相通矣。故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

強不息勤之謂也

觀之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爲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爲觀於天下也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臣按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以聖人之政教必體天道之妙用而施之於民亦如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神妙而莫可名言爾後世虛誕之君諛佞之臣故爲怪誕虛幻之事託

鬼神以眩惑愚民而謂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也乃至假河圖洛書以文其姦嗚呼臣之誑將以求富貴雖欺誑其君而不顧也君之誑將以求福壽雖矯誣天帝而不忌也吁君固不可欺也天其可誣乎

賁之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頤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胡允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臣按先儒言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夫人君之爲治期於化成天下必欲舊染之俗皆變而新已化之俗皆成而久其道何繇亦惟用乎人文而已葢盈天地間皆人也人人皆有彝倫次序尊卑上下親疎遠近等級分明名分整

此情意周流燦然文采有可觀者是謂之人文因其人有是文爲之品節焉爲之制度焉爲之威儀焉爲之采章焉爲之典禮焉爲之車服焉爲之經籍焉爲之聲音文字焉以是而化天下之人而使之皆成夫文明之俗聖人用賁之道

如此豈非爲治之要道哉

恆之象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頤曰恆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恆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恆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恆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葢有恆久之道人能恆於可恆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恆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

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
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
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
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
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
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熹曰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
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
亦以正而已矣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
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

臣按為治之道貴乎能恆恆則能久久則可大
彼朝令而夕改歲異而月不同者必不能待夫
必世之久而致治具之周備仁恩之浹洽也
太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
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
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又
曰易簡理得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張子
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
聖人不能也

臣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天地之理不外乎易簡而已聖人中立兩間以其一心之易簡而合乎天地之易簡行其所無之事順乎自然之理由一身而一家由一家而一國由一國而之天下凡有所脩為舉措莫非易知易從之事可久可大之業而所謂暗昧傾險勞擾繁雜者無有焉如此則與天地同體而天下之理皆得於我矣上焉而天天之理以易下焉而地地之理以簡中焉而人人之理兼天地之簡易而有之然人皆有是理而不能得賢人雖得是理而不能盡得天下之理而盡者其聖人乎惟其盡得是理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而為三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程頤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

天地聖人之所以一者惟易也

朱熹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臣按。眞德秀謂此章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吁。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使凡天地之間。有一物之或遺。有一處之不到。非富有也。有而不富。謂之非業。固不可謂之大業。則未也。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使凡宇宙之內。有一息之或間。有一隙之暫已。非日新也。新而不日。謂之非德。固不可謂之盛德則未也。有志於二帝三王之盛。雍熙泰和之治者。尚當體有心之聖人。而法无心之天地。以成其盛德大業也哉

以上聖人功化之極上之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七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八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下

堯典若曰發語辭稽考也古帝堯曰放至也勳功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文文章思意思安安無所勉強允信也恭克能也讓光顯也被及也四表外也格至也于上下上天下地

朱熹曰放勳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常人有

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上天下地也堯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

金履祥曰放勳二字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爲堯稱焉

○克明（明之也）○俊（大也）○德以親九族（高祖至玄孫）○九族既睦○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協和萬邦（天下諸侯之國）○黎（黑也）○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時（是也）○雍（和也）

朱熹曰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金履祥曰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治天下其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成化一則布德施化推而廣之也

臣按眞氏謂堯典爲大學之宗祖既載此於衍義之首篇矣而臣於此又載之於治國平天下之末者蓋載之於前以見帝王爲治之序載之於後以見帝王治化之成蓋盛德發越而至於光四表格上下聖德推行而至於黎民於變時

雍。治化至此。可謂成矣。吁堯之爲帝。萬世帝王之宗。虞之爲書。萬世經典之首。論君德而至於堯之欽明文思安安。論治道而至於唐之黎民於變時雍。所謂聖神功化之極。茲其標準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顧也命奄盡也有四海。爲天下君。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按。自古稱帝王者必曰五帝。而孔子刪書特始堯典者。蓋帝堯五帝之盛帝也。其所以爲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以爲天下之君者。以其有廣運之德焉。推原其所自。蓋自欽明中來也。蓋欽則敬止乎中。而萬變莫能踰。明則光燭乎外。而萬物不能蔽。是故脩已以安百姓。繼照以臨四方。四表之大無處而不通。萬世之遠無時而或息。此其德之所以廣運。而上足以膺天命。下足以統人羣。而爲萬代之盛帝也歟。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蔡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

陳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謂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謂致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寧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也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

臣按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太甲者也太甲湯之孫也伊尹欲以其祖成湯之成德以告太甲而必先言夏后之世者詩所謂殷監不遠是也蓋人君爲治不難於得民而難於得天苟不得天則天災時至百物不成山川鬼神無以供其粢盛而不得其寧鳥獸魚鼈不得遂其生育而有所不順此人君之爲治所以必貴乎懋其德也德而懋焉則勉勉而不怠懋德而方焉則進進而不已允若是則陰陽順序災害不生物無疵癘民不飢寒流峙之山川幽明之鬼神陸產之鳥獸水產之魚鼈無一而不各止其所焉治效而至於如此豈非功化之成也哉。

洪範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次三曰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次四曰協用五紀。歲月日星辰暦數。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剛克柔克。次七曰明用稽疑。雨霽蒙驛克貞悔。次八曰念用庶徵。雨暘燠寒風時。次九曰嚮用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威用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

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

此哉

臣按、眞氏謂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耳。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爲萬世著龜也。臣竊以爲非獨可以爲萬世著龜其實萬世之法令格式焉。治世之大經大法不出此矣。爲學而究乎此則能通貫天人之理爲治而原乎此則能和同天人之際洪範者天人之學也。學而至於貫通天人在學者則爲學問之極功治而至於和同天人在人君則爲聖神之能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蔡沈曰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

金履祥曰其有極指人君所有之標準也。

臣按皇極一疇洪範九疇之樞紐也。人君盡五

倫之道而立爲天下之標準使四方萬姓皆於此而取則焉所謂極也然其所以建立之於上者豈人君之所獨有哉蓋天下人人所有者也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立必待帝王者出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於上而威儀言辭皆可以爲民之標表脩八政於下而法度政事皆可以爲民之準的則民所有之極於是乎建矣臣人君居五位之尊而盡五倫之至而爲斯民之極則在君者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矣人君不徒有是福於已而又敷布之以錫於天下之衆民使之皆富皆壽皆康寧皆考終命皆攸好德焉夫然則在民所有之極莫不於是而皆有以建立在君所集之福莫不於是而皆得以享受嗚呼爲治而至於萬方億兆皆享太平之福何莫而非自人君一身建極始哉

輒按莫而二字恐有誤

聖祖條成大誥有曰爲民造福蓋有得於洪範斂福錫民之意於數千載之下宜其一世民物壽考康寧惇德好義家家有蓋藏之積人人遂首丘之願有以也夫

聖子神孫所當承家學衍世澤以福天下之人民

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則斯世斯民、其受福也無窮盡矣。

無偏不中也。無陂不平也。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不公也。王道蕩蕩廣遠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易也。無反倍常也。無側不正也。王道正直不偏邪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蔡沈曰。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平平正直、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

朱熹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耳。

臣按、先儒謂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蓋是福君臣同有。君之所建者、即民之所有、而民之所以會而歸之者、雖君所建、亦已之所有者也。可見天理人倫、原於帝降之衷、具於秉彝之性、人人所有也。而不能以皆中正、必待人君之立為標準、俾天下之人皆於是乎取則。然君於此、豈求之於外哉。亦即吾身之所

有者而建立之耳君有是極民亦有是極君之
所建者民之所有也民之所以會而歸者君之
所有也君臣上下各盡其人倫之常無太過焉
無不及焉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者此也居五位之尊當建極之任者要必
正身脩德惇典庸禮即其所有者而建立之以
爲之標準使夫四方萬國咸會而歸之如衆星
之拱北極焉

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何休曰統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
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
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臣按統者所以統天下之不一也天下咸統於
一王而奉其正朔朝覲會同之畢赴謳歌獄訟
之皆歸國不敢異政家不敢異俗車必同軌書
必同文是則所謂大一統之治也春秋毎年必
書春王正月公羊氏曰大一統也何氏謂自公
侯以至於庶人自山川以至於草木昆蟲莫不
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夫事必謹始然
後有終春秋所書所以謹始而此載公羊氏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似是而非與使之一本異矣

說於成功化之末者欲其有終也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與鰥同）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穎達曰此先明五帝時也

陳澔曰天下爲公言不以天下之大自私也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脩爲者和睦是以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於良奧之家貨財民生所資以爲用者若弃捐於地而不以時收貯則廢壞而無用所以惡其弃於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貯以資世用者足矣不必其擅利而私藏於己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詐其事則欲逸己而勞人不肯盡力此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獨營己事也風俗如此是以姦邪

之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絶滅而不起。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臣按此禮運載孔子之言。説者不以爲然。然其所謂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凡若此者。非但五帝時爲然。凡夫爲治皆不可不然也。夫然則普天之下。億兆之衆。人人各止其所。而無一人之或失其所矣。爲治而至於使天下之人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由一人積而至於億兆人。人人皆然。而在在無不然。豈非大同之世乎。昔孔子生春秋之世。而不得位。尚且有志於上古大道之行。而期於爲大同之世。矧夫居天位有可爲之勢。輔明君有可爲之時。而不思所以復古乎

是后人語

四體（四肢也。）旣正。膚（革外薄皮）革（膚內厚皮）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吳澂曰。上文以身之肥譬兩間之順。故先言此以足上文取譬之説。然後廣言家國天下之順。以實所譬也。然不曰家之順國之順天下之順。而曰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者。因上文以肥譬順。而言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親。夫義婦聽而其情不睽乖。此一家之順。大臣有持循小臣有分辨。設官以治職。分職以居官。不相紊亂。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非相爲賜。此一國之順。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車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適。諸侯邦交。互相施報。大夫言行俱

有律度。庶士忠順。各無欺僞。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天下之順。

臣按。先儒謂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大學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人君爲治。使夫内而一家。外而一國。又遠而天下。皆如一人之身。四體順正。膚革充盈。九竅百骸。肢節筋骨。氣充於中。體全於外。睟然有溫潤之澤。胖然有舒泰之容。治天下而至於此。豈非大順之世乎。世而至於大順。則生有所養而不至於凍餒。死有所送而不至於暴

露非但生人得其所幽而神明亦皆得以享記
於冥冥之中矣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
露[露之澤濃如膏]地出醴泉[泉之味甘如醴]山出器車[山木自成車材]河出
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棷當作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
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程頤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
體信達順之道

朱熹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
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
而無所不通也
吳澂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
先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敎天下之
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充而爲國家
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順焉夫
順理淵微初無形像今兩間嘉瑞昭然顯著此順
之實迹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實也
臣按天人之際微矣人君脩德所以盡乎人道

也。而天道往往應之。蓋天以是理賦之人。人受是理於天。天人之分殊。而其理一。是故在人之理。即在天之理。人盡人之道。則天道即此而在。人道盡。而天道亦盡矣。理盡於下。則氣應於上隨其所感。而證應隨之。所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者也。是以人君爲治。所以貴乎能脩禮以達義。禮者敬而已矣。主敬以脩禮達之於天下。使其皆知其所當爲者而爲之。則義達矣。人人皆主敬以行禮。則虛僞之風不作。而惟信實之道是體是行。由是協氣嘉生。熏爲太和。而至順之氣。充塞於兩閒矣。動物者得氣之最先。故古人以四靈物至爲善治之應。夫人君致治而得四靈之畢至。豈非體信達順之極功而何哉。

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劉彝曰。節其心。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使之言而無乖戾。爲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敎行。爲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無敢廢。然後禮

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王天下者之治道備矣

臣按禮樂刑政四者王道之治具也謂之四達者東西南北無往而不通也王者之爲治能使禮脩而樂和而又有政以行之政有不及而又有刑以輔之則凡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敢有越禮棄樂干政犯刑者矣王者之道豈非完具大備乎人君以此四者以爲治於天下不徒有出治之本而又有爲治之具不徒有爲治之具而又有爲治之法本末兼該始終相成此所以爲王者之道行之天下萬世而無弊也歟

文章於成功後見之有人文則化成天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朱熹曰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焞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

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
然而已

臣按自開闢以來之君以堯爲稱首其功業文
章巍然其高大煥然其光明萬世帝王所當法
則者也蓋帝堯繼天之統故準天以爲治帝王
承堯之後當準堯以爲法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熹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
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
禮樂興卽其效也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頤曰三年有成
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
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張栻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熏
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矣

臣按仁者人心之德人人有也人人有此仁而
莫不皆有惻隱慈愛之心然爲利欲所昏蔽而
喪不忍之心者多矣是以相爭相奪相棄相殺
而爲不仁之事不自知也惟聖人者出以仁心

喣嫗之以仁政率誘之而不仁者又爲之禁戒是以一世之人莫不相親愛相賙恤而興夫仁慈忠恕之風以至於淪肌膚入骨髓若大若小若遠若近若親若疎生者相衛護死者相憐惜無一地之無仁無一人之不仁無一事之非仁若是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非積久而至於數十百年不可也夫有作者於前斯有述者於後無作者以興之則其本不立無述者以續之則其事不延要必作者有恒心述者有孝念然後有以成必世之仁是故有堯而無舜不能也有文武而無成康不能也故欲成必世仁厚之俗必須有繼世仁厚之君此自古人君廟號皆必以孝爲稱而以善繼述爲孝道之達者此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熹曰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之稱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

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法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臣按已者我之一身也人者對已之稱則與我為二矣至於百姓則人非一人凡盈天地間具人形體者皆是也君子所脩者一已耳以一已而雜乎百姓之中微乎微者也以我一已之脩而致天下之百姓皆安我何苦欲肆一已之欲而為百姓之害而不求所以安之哉是以古之帝王為百姓故孜孜然以脩身而其所以脩身

者兢兢然以持敬也堯舜之治至於黎民時雍萬邦咸寧而其心猶以為病後世人主宮闈之中且有怨女輦轂之下率多丐夫房闥之外已有呻吟之聲左右之間每形怨恨之語方且受諛詞以為太平盛治哆然以張大欣然以慶幸自以為唐虞三代不是過也是何人品高下之懸絕而所見之不同如此哉蓋聖不自聖愚者不自知其為愚也是故人君為治必須至於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百世之遠無一人一物一處之不得其安然後有以為功化之極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
朱熹曰。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
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
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己爲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爲
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擧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
此其曰無爲而治者。何邪。朱熹曰。卽書而考之。舜
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踐

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
其後無他事也。因其時之無事。而又恭己以臨之。
是以其治益久長而不替。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
時。而不知恭己之道。則必怠惰肆放。宴安酖毒。其
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矣。又如老
氏有所謂無爲者。亦是簡忽。聖人無爲。卻是付之
當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這是甚麽樣本領。豈可
與老氏同日而語哉。
臣按。自古稱帝王之盛者。必曰堯舜。堯之德不
可名。所可見者。成功文章而已。舜之治無所爲

所可見者恭己南面而已堯授舜以天下非徒傳之以位而實傳之以心堯之心何心哉敬而已敬而著於容是之謂恭舜之恭己即堯之允恭也舜受堯之傳以此恭己之容而正夫南面之位堯之成功已巍然矣堯之文章已煥然矣尚何事作爲哉於是而更有所爲則是作聰明也舜豈爲是哉後世人主不務恭己而但欲無爲則是怠惰恣肆而已矣豈其無事可爲哉事有可爲而不肯爲以致廢弛敗壞而不可救藥隳祖宗之成功壞國家之善治貽生民之隱禍是徇虚名而自詒伊戚也嗚呼可不戒哉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八終

大學之道
絜矩之道
全要有方
法有方法
便有次序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九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朱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

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問於朱熹曰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淸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淸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敎。旣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致知格物之說者。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

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者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

惑没溺於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以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

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臣按大學經之全章眞德秀既已備載於前編矣而臣復節其辭載於崇教化條而此於成功

化下。又載焉者。所以原始而要終也。盖明明德而不止於至善。則是安於小成。新民不止於至善。則是狃於近利。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大學之道盡善盡美。全體以立。大用以行。聖神功化。於是乎極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訓格物千言萬語不知此註直截

朱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於朱熹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

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

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

或又問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至於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旣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

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或又問之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臣按。宋儒朱熹既著爲大學章句。又設爲或人之問。而發明旨趣。書成錄以進于其君。且曰。太學經文。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增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

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朱熹以此言進於其君期於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見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謂之效者用之而驗也臣謹錄其言而綴於其所著書之末蓋期世之爲治者必推其效至於天下之平而後已允若茲斯爲聖神功化之極伏惟

聖明深加之意則朱熹所以告其君者所謂大學之道不在書而在我在當時則爲虛文在今日則有實用矣臣不勝惓惓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朱熹曰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爲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

或問於朱熹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畊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臣按明德新民能使人沒世而不能忘之如此則其治化之所及者又不止在當世而已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朱熹曰老者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或問於朱熹曰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

只是一處畫得宜而天下平

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

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

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强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

能量度而後能處置

礙。而不能通矣。

臣按。平天下之道。不外乎化之處之二者而已蓋人君以一人之身。而臨天下之大。天地非一方。不能處處而親履之也。人非一人。不能人人而親諭之也。必欲治而平之。豈能一一周而徧之哉。夫我有此本然之性。而人亦莫不有此本然之性。我盡我本然之性。使之觀感興起。而莫不盡其本然之性。皆如我性之本然者焉。是則所謂化之也。夫我有此當然之理。而彼亦莫不有此當然之理。我以我當然之理推之。以量度處

置使彼各得其當然之理。皆如我理之當然者焉。是則所謂處之也。蓋化之以吾身。處之各以其人之身。其人所有之理。即吾所有之理。是理也。具於心。而爲性。人人皆同。以吾之心。感人之心。上行下效。各欲以自盡。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彼此相方。各得其分願矣。必使物我之間。上下四旁。不相侵越。前後左右。不相違背。面面得其所處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槩而視之。累而觀之。皆截然正方。無高低廣狹長短不均之處。是則所謂絜矩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下之大。將無一人之不得其分。無一事之不得其理。無一地之不從其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恤其孤。由家而國。國無不然。由國而天下。天下無不然。所謂王道平平。王道蕩蕩。王道正直。端有在於斯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朱熹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

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臣按。先儒金履祥有曰。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者也。天下至廣也。天下之人至衆也。孰爲經制之方。孰爲統馭之略。傳不一言焉。而惟諄諄以絜矩之義。反覆言之。蓋天下雖大。億兆雖衆。然皆一人之積耳。夫乾始坤生。塞體帥性。而爲人。人情固不相遠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體天下之心。以天下人之心。爲一人之心。推而度之。絜而取之。則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此絜矩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大學傳之十章。反覆推明。固不一節。要其旨意。不過一綱二目而已。一綱即絜矩也。二目則財利也。君子小人也。且雖有二。其因一耳。蓋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害天下

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是故十章之傳第一節以起絜矩之道第二節以解絜矩之義第三節明絜矩之得也第四節明不絜矩之失也第五節則總得失之說以結之第六節承得衆之說以明有財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節因有財之說以明內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節並論財民聚散之效第九節獨指貨悖出入之應皆絜矩與否之類感也第十節則總善不善以結之此皆就貨利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一節承上文善字以

明好善之實十二節承上文實字以明仁親之實此善絜矩者也十三節引秦誓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十四節絕小人之決絜人心之所惡而仁人得好惡之正也十五節以戒用君子之緩退小人之不能遠知絜人心之所好惡而未能盡好惡之道者也十六節感君子小人進退之失以言好惡拂人之菑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惡者也十七節則又總得失之說以終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

也。十八節。卽財利一目以指國家生財之有道。
十九節。卽君子小人一目以論仁不仁者之於
財。二十節。明仁義之說以總之。二十一節。明君
子之不專其利。絜矩之心也。二十二節。明小人
之必專其利。絜矩之反也。兩結之以義爲利之
語。卽上文以善爲寶之意也。此傳十章之大略
也。節段雖多。其綱則一。綱目雖異。其歸則同。參
而伍之。經而緯之。反覆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
語者大。其辭詳而所持者約。誠平天下之要而
大學之極功也。爲人君者。誠能卽一人而絜之

合人人而矩之。絶一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
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大同得其
所好。同惡其所惡。親賢祿利。各得其所。天下其
有不平者乎。臣謹詳履祥此說。推明治國平天
下章之旨義無餘蘊矣。朱熹所謂章內之意皆
自此而推之。所謂此者。指絜矩而言也。平天下
之要道。端莫外此。臣故詳載之以爲願治之
聖君告。嗚呼。爲學而至於平天下學之道盡矣。爲
治而至於天下平。治之道極矣。曾子親受大學
於孔子。其傳眞切明實。故其爲書。鑿鑿乎皆布

帛菽粟確確乎皆參苓芝朮。無有玄妙高虚之談。無有宏闊夸大之見。此眞孔門傳授心法。儒者當世守之以爲輔世長民之術。人君當世傳之以爲化民成俗之本。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中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九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六十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閲

治國平天下之要

聖神功化之極下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熹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

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
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
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
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
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
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又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
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
然後爲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

而又安可誣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爲學問之極功聖
人之能事而又總二十言以結之曰聖神功化之
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
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爲學爲治之
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吁上而天下而地萬物
羣生於其中人爲物之靈人君又爲人之最靈
而至貴者也以最靈至貴之人立乎天地之閒
出乎人物之表大而能化神妙莫測參贊兩閒
而爲三才之主首出萬物而居五位之尊具天

地之氣以生而能定天地之位愛萬物之養以成而能致萬物之育是豈無故而然哉亦惟本乎一心焉耳其心之體爲性而有天然自有之中戒懼以致其中所以守其未發之大本而天命之性於是乎養矣心之用爲情而有本然自有之和愼獨以致其和所以精其中節之達道而率性之道於是乎全矣先儒謂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功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在戒愼恐懼愼致太字而已孰謂聖神功化之極而有外於人之一心哉

如此解書而樹威福者多矣非訓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朱熹曰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有此一節少不得其

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臣按。中庸此章言九經。朱子於或問。其言詳盡。眞氏既已具載於前編矣。夫九經始於家。中於國。終於天下。至於柔遠人。懷諸侯。極矣。柔遠人而四方有歸服之誠。懷諸侯而天下有畏威之效。是則內而五服九州。外而九夷八蠻。德澤之所及者。化彊梗而爲柔順。威聲之所震者。變疑貳而爲畏服矣。推原所自。何莫不本於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內外一於誠敬之所致哉。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次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致曲正是至誠下手處若云又是一等失之矣

臣按先儒謂此乃有德有位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嗟乎孟子有言人皆可以爲堯舜矧受上天之付託而爲萬民之父母者乎既有其位何患無德德者天所賦予人人有之行道而有得於心斯有之矣然則若何而致其力邪下章曰其次致曲曲謂善端發見之一偏自其發見之厚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與天下至誠之聖人無以異矣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朱熹曰既無虛假自無閒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而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臣按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誠而又不息然後能久久故徵驗於外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非有至誠之德

而又有無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蓋至誠之久於中。故其徵驗之發於外者。氣勢自然如此。從容不迫寬緩自在。所以積而至於博厚如地。高明如天。而其悠遠也。又且至於久而無疆焉。彼夫虛僞妄誕。作輟無常。急迫而淺近。汲汲焉殫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於博厚高明之域哉。觀夫三代盛時。積功累仁。功業盛大。而有道之長如此。秦隋之君。駕虛作僞。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給。而功業如彼之卑。運祚不延。可驗也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朱熹曰。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或問於朱子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尙。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尙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

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歩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毎九歳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隷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臣按人君治天下車必同軌書必同文行必同倫蓋王者之治大一統而無外也有如此蓋有法制以維持之則世道雖降而不至於廢墜苟有興起者由是而持循之以復先王之舊不難矣故成周盛時之車軌書文至於春秋之時猶同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朱熹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朱熹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至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臣按。朱熹謂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於至誠之道極矣。理之在人者。至於至聖之德盡矣。聖人者出。本至誠之道。以立至聖之德。充積盛於外者。則如天如淵。功用妙於中者。則其天其淵。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說者謂此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聖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夫堯舜與人同耳。有爲者亦若是。況承帝王之統。居帝王之位者乎。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朱熹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

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胡仲虎曰。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爲己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

臣按。四書之中言天下平者凡四。大學經文與中庸此章。乃孔子之言也。大學經文。曾子之所述。中庸此章。子思之所傳。然大學有八條。自必自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後可以至於天下平。而中庸則惟一篤乎恭則可以致夫天下平焉。是何難易懸絕如此哉。蓋大學聖人教人爲學之道。中庸聖人教人守約之方。先儒謂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誠能存乎一敬字之約而用以盡夫八條目之詳。則夫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即所謂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朱熹曰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張栻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天下所以平者全係乎此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天下者一國之積也一國者一家之積也一家者一人之積也人人有親有長一人有一人之親長各人有各人之親長各人親各人之親長各人之長則一家之中無有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者矣各家之親之長皆有以親之長之則一國之中爲人親者皆有以親之爲人長者皆有以長之者矣推之天下天下統乎國國統乎家家統乎人人人皆親其親長其長天下之人不異乎國國之人不異乎家天下無一人不然無一家不然則天下豈有不平者哉雖然人君以一身中天下而立海宇如此其大也人民如此其衆也安得人人而敎之家家而曉之而使之皆然哉故旣正身齊家以爲之表率而又

恐上數語俱少不得世未有空頭學問截斷工夫

設官分職立教設政以勸化之而不從者又有刑以弼之焉必期於天下之大無一人一家之爲人親爲人長者不得人親之長之亦無一人一家之爲人子爲人少者之不親其親長其長也有子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先儒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莫不自此推而行之焉則天下平之之本端在此矣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朱熹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張載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頤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臣按益之贊堯曰乃聖乃神則知帝王之德莫盛於此者後世言治者必曰法堯舜非徒法其爲治之迹必先法其爲治之心欲得其心而效其迹者非有其德不可也然聖人之德生知安行豈易至哉惟以之爲標準期積漸以至之而已積漸以至之其道何繇在乎有可欲之善而實有諸己焉由是充實而美而至於英華發

恐脫不得善言

外而大焉。大而化之。而至於不可測度。則聖神之德在我矣

孟子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朱熹曰。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張栻曰。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臣按。人君一身居天下之中。一身至小也。天下至大也。吾脩吾身於深宮之中。何預於天下。而天下平哉。蓋天下之大。藩服郡邑。非止一處。百官庶尹。非止一職。士農工商。非止一民。蠻夷戎狄。非止一類。有身者賴我以生。有家者賴我以養。我發一念之仁。則彼無不得其所者矣。我興一念之不仁。則彼有不得其死者矣。人情不能無喜也。喜而省刑罰。薄稅斂。是以一人之喜。發而為千萬人之喜也。喜而興土木之功。求珍異之物。吾心則喜矣。如民憂何。人情不能無怒也。怒而除盜賊。去貪殘。是以一人之怒。形而為千萬人之怒也。怒而用非法之刑。興窮黷之兵。吾心則快矣。如民苦何。此君子所以貴乎守也。然事幾紛沓日至。果將何所守乎。亦曰脩吾一身

而已。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脩。是知脩身之本。又在乎正心也。正心以脩身。則不好聲色之奉。不崇土木之飾。不事異端之教。不爲田獵之樂。不作無益之事。不好珍異之物。不興出境之師。不用非法之刑。凡非所當好者。皆不好。凡非所當爲者。皆不之爲。如此則不盡民之力。不盡民之財。不盡民之情。則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物之不遂其性。無一處之不得其安矣。孰謂天下平。不由乎人君之一身哉。此人君之爲治。所以貴乎正心。而大臣之事君。所以必先格君心之非也。

周惇頤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熹曰。聖人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天地聖人。其道一也。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義。

臣按。天有五行。而總之者曰陰陽。人有五德。而

兼之者曰仁義。是仁義者。人君脩己治人之正道要術也。人君體天之陽以育萬民。使萬民皆遂其自然之仁。體天之陰以正萬民。使萬民皆由乎當然之義。天下之大。無一人之不仁。無一事之非義。天下於是乎平矣。

張載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臣按。大學之道。其綱領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條目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所謂全體大用之學也。所謂聖神功化之極也。由物格知至而至於天下平。則學問之極功。於是乎備。聖人之能事。於是乎畢矣。是以大學一經十傳。行其道於當時。則有以爲一世立太平。傳其書於來世。則有以爲萬世開太平。開之於萬世者。即其所以平之於一時者也。蓋天地有形而無心。所以爲天地立心者。聖人也。生民有命而不能以自遂。所以立夫生民之命。而使之遂其生者。則有待於聖人焉。吁。聖人

闡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堯舜以來至於文武周公則然矣不幸中絕而孔子繼之作爲大學經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爲十傳惜其有德無位不能立一時之太平而實垂之天下後世有以開萬世之太平焉不幸而又再絕歷漢魏隋唐不能振起至於有宋兩程兄弟始表章之於禮記之中朱熹又爲之章句或問眞德秀又彙經傳子史以塡實之以爲衍義所以推而廣之擴而大之使天下後世知大學之書無一理不該無一事不備而有以爲萬世開太平之具也我

太祖高皇帝旣以之建學立師設科取士

太宗文皇帝又命儒臣表章之以爲大全書頒布

天下學校古先聖人所以開太平者今則眞用之以成太平之治矣大哉書乎學校施之以爲敎則足以成天下之人才

經筵用之進講則足以輔

一人之盛治

國家本之以持世則足以延萬年之

國祚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

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誠有在乎大學之一書也。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倫之敎。六經之文。萬世之治道事功。皆備載乎是書之中。一世用之。則一世之人蒙其澤。而開一世之太平。千萬世用之。則千萬世之人蒙其澤。而開千萬世之太平。噫。百聖千賢。皆莫能外乎孔子之敎。千經萬典。皆不能出大學之書。好治之明君。輔治之良佐。政不必盡讀天下之書。泛擧古人之事。即此一書。推而行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王道。不假外求。皐夔伊傅周召之相業。即此而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臣幼讀此書。偶有所見。晩輒成帙。上塵

聖聰。儻見施行。則臣雖死如生矣。無任懇悃願效之至。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六十 終

寛政五年癸丑正月

製本發行所

皇都書林

二條通車屋町角　村上勘兵衛
西堀川通六角下ル町　中川藤四郎
同通佛光寺下ル町　植村藤右衛門
同町　長村半兵衛
二條通柳馬場東江入町　林伊兵衛

昌平坂學問所
日本政府圖書
寛政戊午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